

道園學古錄

冊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藁十三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邊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國家禮亦宜之至順初年廟既成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

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

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不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卽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裘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眡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

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
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
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
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
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
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又加賚之湛恩濡澤何其忠厚寬
大也哉公會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北
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
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
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
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
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
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
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有菊椒鍾鼓既

作醴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
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
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威服千秋萬禩兮嘏我
皇國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
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
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
而納之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
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
氏父子祖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
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 有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
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 其先隰州永和
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

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北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
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
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
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學至元三十五年拜
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
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
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
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年終是官泰定□年
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
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
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
次適某官欒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 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燾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 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靴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

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 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己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 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 上頷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助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各以日信而 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

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於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實繇忠貞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

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
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既
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咸
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干城勸
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紆胥樂女士冒禁非
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
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
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挾其體多
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孽以
間興竄其天乎衣裳之祿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
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委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
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諡文惠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
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
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勳楚公生魯

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帥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祕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旣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

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
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甯鄉縣之
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二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
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宥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
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
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
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
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
敏公范並以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
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
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鬣與其兄制置使潛
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
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胸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
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
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
曰怵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
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

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
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
辦發吏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
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
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
叱吏掉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信路鈐轄詹沔者以故羣盜降得官
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
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
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
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
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
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
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
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各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
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

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己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賑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竊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
女二孫男六人巖嵩豈壘皆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
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
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
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其母父任
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頌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
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
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既有
年既老而休温温德音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疑虛鑄金爲丹我
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
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
有蘭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
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

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尙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敘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字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未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

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
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時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
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
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韙同幕頗爲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
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卽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
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
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
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
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
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守者常壓於兩
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爲
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
遠近艱易爲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
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
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
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爲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

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卽論立請尉當有賦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辦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戶部尙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吏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爲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櫟畢輸優游無虞榷枿薪樗朝服于于名駟大車爾臯爾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己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旣勞旣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旣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
事京師也使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
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
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瘡癘始克自思曰先
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
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
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
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
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
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
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
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
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維深觸熱茹毒犯
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
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
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
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

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鍬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要荒萬里外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大牙相錯負恃而強忍爨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卽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芻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朝廷憂延祐

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

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公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兀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卽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

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蹠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
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僞
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
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
險案功狀旣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
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略
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
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
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
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
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
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牕二
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
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
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
姓某孫幾人輿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

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某縣之留犢鄉長鄉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委芽孽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藁十四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

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
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
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
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
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
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
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
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
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
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
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
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旣帳於忠
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
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
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

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踰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警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 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

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鄂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甯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守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敵兵大出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卽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開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郢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一月攻武磯

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兵軍蕪湖其帥孫虎臣
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
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
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臆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
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日自馳駟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
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
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
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
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怒目奮大
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
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
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
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
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
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
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

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
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
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
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
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
主遂歸朝而十二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
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
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
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
旣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昞與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昞於閩
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陞辭奏
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
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
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
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
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劍各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或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

入大洋始得與之搏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韓甥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李恆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海棧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瘡癘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

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皆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二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己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取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各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

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樁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海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尙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歿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

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艸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挾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槩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鯨功則多

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鳥佩圭盛
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
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
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
浮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
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頌頌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
則盈笳簫饒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戈執爰
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
君子顧瞻詠嗟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
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帝尙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
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遄其驅託之股肱恩信
渠渠天難謚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
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
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斃匪毫是
私國有恆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

既歸 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 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北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

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叵測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

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掾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銖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

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取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節所係宜不待於有

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
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
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
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
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
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
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
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
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
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吏以數
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
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
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
從龍中憲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榮祿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
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
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

見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瘴蝨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各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旣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忍使邈焉湮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

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尙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旣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

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鬪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八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十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由是義志道與之游至大

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後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表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疎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藁十五

雍虞集伯生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瀚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旻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卽行曰豈臣子避事卽安時耶旣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邊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

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壯者人三斗
幼小六之一卽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
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
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
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 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饑且
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卽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
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
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
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搏節非爲己私王幸察
亦無以爲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
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
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
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
猶當用 詔書察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
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
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旣治事曰

簡乃卽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旣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尙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尙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

如常尙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
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
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
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
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
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尙武
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卿將相
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
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
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
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
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闔
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
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
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
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

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石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
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
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
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
於時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
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己出孰學
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譽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
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
以亨頌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
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
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
掾語孔文任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
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
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
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
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珍做宋版印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朝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嚙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輦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肯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

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勵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必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

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

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
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
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
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
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旣盡
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
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
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
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
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
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
至乃立學宮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
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
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爲公民
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於今天
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
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

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尙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旣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尙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尙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滄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第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菡萏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

大鹵楊震亨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尙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尙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拏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置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挾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尙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不革 朝廷以內附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卽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尙書舊吏

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懼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旣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官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旣葬或嗾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

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龕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倣於世故視神龕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二娶楊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以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也後某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龕之陽溢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爲之望望之擬擬有梓有杞桓桓

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公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耄有綏瓊纓臨滄自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某曰北邙之北有重岡蜿蜒墮爲袤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于灑南溝之瀦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禱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旣卜地塋西以葬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原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北邙之纍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兮言遭

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二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欵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婣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諂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卽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

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迺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煑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二年而後歸爲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卽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在朝藁十六

碑

雍虞集伯生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朵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搆害命昭雪之三年
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
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不華旣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
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
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
拜稽首而言曰朵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
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
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
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

政事稍牽制之而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威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賂鉅萬而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問時宰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兒雖去君側反得為 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兒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卽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衆口皆曰漢殺一孝婦二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迭木帖兒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迭木帖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

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搆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伎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朵兒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

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朵兒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 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答剌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議察禁衛密致

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眾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

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平章李

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 上是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

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

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

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

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膳用不

聞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

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者失刑違

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

侍御史 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 上見公正色爲之

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 上知公深譖不得行

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

告歸江南據河度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置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 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 陛下有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臣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恆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 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 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 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 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 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

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
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
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
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
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
行尙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 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

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
爲隨剛不爲紕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
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巖膠膠籍竊
秉大鈞 天子曰嘻誠有虓猊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
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尙慈天子尙孝柙不防兇稽我天
討 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
日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遑卹有君君子
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奸忠敷言萬
方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
意慎微咨示來者尙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
 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
 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別等殺之禮者未之有
 改也我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
 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
 冑繇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 國朝曾大父大父至
 於我先人歷事 祖宗至于今日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
 王封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
 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
 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
 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某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
 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
 冊卽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卽以宣命超
 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羣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爲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卽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得擬授焉而買閭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得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卽孛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卽孛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
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
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為戶三
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
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
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
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待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伐有功

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
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

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

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廉也特以
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 上所知

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行在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祖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

集攬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飄舶互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坊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

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尤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

產以資之豐贍無筭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於

寺中至令領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

書萬卷朝誦莫維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朵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紈之態時人以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閩而始發自買閩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漢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爪牙侍帷幄以爲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加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効職守迺眷高昌悠悠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
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
夜無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
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班贈其
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
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
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
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
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
重者四人時稱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温八都兒也初
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與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以爲好
也上嘗與召赤温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温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

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醕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盞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温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 上上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隨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

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
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國家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
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
於方興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
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臣子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
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
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
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 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
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太河汙汙有
阡在焉勒文貞珉示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首國學古類卷之十六

五十五

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

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

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

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

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夫大美者出於其自天而不可及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藁十七

雍 虞 集 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卽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卽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尙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

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乃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 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

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
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璋東平徐
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
部尙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宇一時號爲得人公惟
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
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
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
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
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
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卽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惑
志公抗言曰有 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爲此
言乎廷臣以爲當二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
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卽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後卽東宮爲隆福
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

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

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

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

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

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

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

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

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善

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

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

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

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計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

之事 上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第九儀而故嘗治園於

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

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

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

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旣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旣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躉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畯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

世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 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 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日曰福童張氏先塋在昌邑鄉塋隘故遷公之

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
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
尊榮豈第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鬣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有聞於時
父子遭逢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
臣集奉 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彙興肅肅以朝讎讎以養一人以寧
萬國咸享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
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
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
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既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
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
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
盛民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時
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
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丸丸垂

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沄沄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貴威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扼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卽位賜金符領尙食尙藥卒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旣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尙食尙藥世職也歷尙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尙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嫺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尙食尙藥局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以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

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

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懼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

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蒟餼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 朝廷有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 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

官尙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間
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
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
能官秃堅里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酒
得疾 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 上又悅超拜宣徽使
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二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
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
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諡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
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
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駝馬
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
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
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
院事行金口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

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卽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維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緡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

帖赤旣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閔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集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褒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旰餐旣勤旣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烹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頤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私自邇

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之請

武皇在邊熊貔若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乃有大賚乃出

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帥盛饗於軍大車彭彭

載酒餼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

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

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

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憚以搆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

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清衣

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

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者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

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

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

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

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三部尙書綜覈綱紀
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
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
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
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則尙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
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
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
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
老漸以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 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
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貤贈昭文館
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尙書肅贈推
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
長葛主簿愨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
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
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

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大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大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

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怵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

情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
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
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
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
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
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
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 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
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
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以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
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莖滸瀨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
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
孰爲浮夸朝豔夕壤孰爲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嘒君子
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
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
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盜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

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卽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搗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卽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 上與 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卽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卽位 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公日以

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令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瀕燕雲之北分族砮居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竝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温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運糧都提舉兀魯台次卽公也公諱觸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

聳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為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

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

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

王傅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

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工

成有白金殿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

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尙衣鞞

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

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

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

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諡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卽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

使娶魏國公蘄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子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爲各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雖離在宮百度是宣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旣試旣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額頷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居庸巍巍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輿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禍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桓圭衮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晉書卷之五十一

晉書卷之五十一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天子命之建侯之貴士大夫之令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藁十八

雍 虞 集 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

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
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
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
顏叛率其兵入寇 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
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
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
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
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
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 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
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爲戲者載
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卽自投下奮當其
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 上親撫
之命尙醫尙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
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
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
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概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
里 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

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 上之改尙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其爲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卽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更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特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

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
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
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
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
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
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
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
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
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
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
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
鎮卽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
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
天子或以爲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
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
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

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卽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 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 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

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贊書哀
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
惟一卽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
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
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
我先人遭罹奸兇構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
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
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
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
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
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
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
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
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北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
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郡夫人祖賁京北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
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贈雍
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

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
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
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
不海牙次適擲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燾周廬亦有
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曰
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
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
以督畿坻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
位遷膺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闈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
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
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
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
君子掎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

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峨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卽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

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覲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二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爲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共馘三百而自

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讐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屺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

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孰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漚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漚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尙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二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漚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宅鎮

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劾罷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賞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民屋上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瀾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
尚書省臣澀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覲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 上卽日
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
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卽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
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
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卽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
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
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
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
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

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
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
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
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
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
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
人以戍不幸有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
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
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怒
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
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
禮部尙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
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
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
不得爲外執政 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鐵木迭兒謀所以
去公中書者矚車駕時巡旣度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猝遣
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錢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
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
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
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
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二年寢苦啜粥病腫溼或勸之
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
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
志悲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
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
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
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
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
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
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

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十家之產矧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污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

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躉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閱傷其意留其金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剜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

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
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囂及
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尙章句務求內聖
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
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
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
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
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
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
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
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
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
弈弈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有城執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
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二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
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

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嘒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
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旣載于行而梃孰謂得君
衆忤構厄旣退旣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
有烈相時儉壬睢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旣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
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
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
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
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永新人
曾大父翬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樞父煥皆不仕隱君避
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鈇耒陽
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
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
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
之鰲山鄉瞿塘里旣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
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旣居耒陽

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
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及從祀諸儒象其
中又為象舍鼇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鈇克成之州道塗
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
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二之半雨暘之愆
必齋戒為之禱有疾者君為之醫藥歲饑君賤買發其蓋藏或遂捐
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貧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
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糗糧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
寧解衣易米以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隣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中
曰吾於鄉鄰為獨贍盜至先得吾財貨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
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
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
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
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為佐于邦惠先事惟敏施不

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非童歲時來者
觀于鼇下尙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
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受從仕郎寶慶
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
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內相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
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
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
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
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
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
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
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
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
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

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
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
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卽以械
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
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
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
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 朝廷大興文
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
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
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
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
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誦以爲樂門人歸之者
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
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
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
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
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

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尙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

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感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卽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

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宇知某之哀彥栗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任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

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卽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旣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第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槩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

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攫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郡著姓侍郎生漳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

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向也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詵詵誌銓諮女曰誼訥訥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尙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尙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尙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旣重其師友淵懿又尙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銘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旣匯而斯衍尙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皇多

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邈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尙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禺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各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鄭鄭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感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

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成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三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困未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備敬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修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壻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閒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者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